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上文章啟下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啟一首

獻李相公雜文啟一首 上湖南李中丞啟一首

獻江陵趙相公雜文啟一首

寄嚴東川啟一首 上裴門下啟一首

上襄陽李僕射啟一首 上興元權尚書啟一首

上令狐相公詩啟一首

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啟一首

為先輩獻集賢相公啟一首

獻相國京兆公啟一首 上知己文章啟一首

獻詩啟一首 上蔣侍郎啟二首

上裴相公啟一首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啟 駱賓王

賓王啟昨引注日垂索鄙文拜手集作首驚魂承恩累息

楚鞏丹質在荆南以懷

集作多

慙遼豕白頭望河東而載

恧賓王散材易朽蟠木難容雖少好讀書無謝高鳳而

老不曉事有類揚雄徒以易象六爻幽贊通

集作適

乎政

本詩人五際比興存

集作在

乎國風故體物成章必寓

集作

寫情於小雅登高能賦豈圖榮於大夫蓋欲樂道遺榮

從心所好非敢希聲刻鵠竊譽雕蟲至若資

集作質

醜行

以自媒銜庸音而苟進固立身之殊

集作歧

路行已之外

篇矣君侯蘊明畧以佐時虛靈臺以照物觀梁父之曲

識卧龍於孔明聽康衢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是用異人

翹首俊又歸誠獨此

集作

疵賤之姿謬奉清通之盼雖

仲由之瑟終闕響於丘門而宋玉之謠儻均音於郢路

敢忘

英華作

下里輕用

集作

上呈庶道叶起予陳卜商

之四始恐吾幾失子效然明於一言拜首增慙憂心如

醉謹啟

獻揚州李吉甫相公雜文啟 柳宗元

宗元啟始閣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閭者

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  
十餘年又不得効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  
行也閣下乃始為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  
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薦仍囚錮視日  
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於集作門下而不可得常  
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  
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覽  
觀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

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  
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  
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  
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某  
所以廢錮擯集作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  
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獻雜文十首六字一作

謹以雜文  
十首上獻

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

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啟

上湖南李中丞啟

宗元啟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畧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某幸緣罪章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為有可采者

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汙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啟

獻江陵趙相公雜文啟

宗元啟往者常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為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申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僮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

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遊所不辭也輕黷威尊

集作重

伏

增戰懼

集作惶灼

謹啟

寄

一作上

嚴東川啟

宗元啟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徨布護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某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

德唯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上獻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愧戰越之至謹啟

上裴門下啟

宗元啟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

蜀本作於

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丙謀暮卒趙

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  
聖賢克合謀協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丙之勤出  
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畧不代出功無  
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業

集作

烈闡揚大勲某雖敗辱斥遂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稿  
決䟽潢汙罄効虫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  
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  
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謹啟

上襄陽李僕射啟

宗元啟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  
故其詩曰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  
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  
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  
唐之文雅獨愧集作後於周室哉某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  
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補

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  
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集作洪烈稗官里人  
得采而歌之不勝憤踴之至輕黷威尊戰越交深謹啟

上興元權尚書啟

元稹

某啟某聞周諸侯生桓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夷狄之  
以其微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  
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於經籍卒未能効  
互鄉之進甚自羞之自陛下以環梁十六州之地授閣

下麾蓋鈇檠玄纛青旌晨

一作泉皆可疑

魚符竹信車朱左右

轄府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刻節而惣制之則某實為環  
內之州司馬而又移族謁醫在閣下治所私心歡欣願  
改前耻然而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陰險蒸瘴之甚  
者私又自憐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復脫於通由是生心  
悉所為文留置友善冀異日善惡不忘於朋類耳筐篚  
之內遂無遺餘方創新一作雜詞以須供一作洪贄不幸瘡  
痍暴侵手足沉廢恐一旦神棄其形終不得自進於閣

下因用官通已來所作詩及常記憶者共五十首又文  
書中得遷廟議移史官書數難紀并在通時敘詩一章  
次為卷軸封用上獻塵黷尊重帖伏迴遑謹以啟陳不  
宣謹啟

上令狐相公詩啟

某啟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技

一作岐

一作強由科試及

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  
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摘芻蕪塵黷

一作微

一作尊重竊承相

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

汗悚踴

一作唯

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

餘年矣間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至十

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

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盃酒光景間屢為小

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庠

一作下

格力不揚苟

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

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

集作湖

間多有新進

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

一作宋玉非

妄相做做

一作教

而又

從而失之遂至於

於一字無

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

二字一作目

為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相

一作

湖間為詩者復相做

三字一作或相做數

力或

一作或力

不足則至於

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

二字一作

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

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

懼糞土之墻庇以

一作於

大厦便

一作使

不復摧壞實

一作永

為版築者之誤輒敢撰

一作繕

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

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構廈

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櫨榱之材盡曾

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為無用矣

三字一作無所用心耳

詞旨

瑣劣冒瀆尊嚴俯伏

一作伏候

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一作皆唐文粹

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啓

李商隱

某啓某少承嚴訓早學古文非聖之書未嘗闕慮論都  
之賦頗亦留神徒以不授集作受非綵毫未吞瑞鳥馳名江

左陸機莫及於材多擅譽鄴中王粲終聞於體弱上下  
羣士差池累年頃者輒露跡蕪不思狂簡捧爝火以干  
日御動已光銷抱布鼓以詣雷門忽然聲寢不謂郎中  
搜才路廣登客門寬望犬附書冀雞談易特垂題目曲

賜丹青旋屬榮蟠從行神州視膳同孟陽之覲蜀比孝  
若之歸齊雖佩恩私竟乖陳謝光陰荏苒誠抱勤拳今  
此秋期遂有天幸更奉禰衡之刺敢無酸棧之言某在  
京多時自夏有疾失外郡薦名之限俯神臯試士之期  
物情既集於宗師公選果歸於令季懷材者皆云道泰  
抱器者自謂時來以卞和為玉人無不收之瓊玖得蹇  
修為媒氏無不嫁之娉媵集作媵是以願託一拳潛布百  
兩顧方流而有託慮良會之猶賒伏惟郎中與先輩賢

弟價重兩劉譽高二陸比李膺則仙舟對棹方馬融則  
絳帳雙褰若某者雖陋若左思瘦同沈約無庾信之腰  
腹乏崔琰之鬚眉然至於感分識歸銜誠議報將酬楊  
寶則就崔求環欲答孔愉則從龜覓印推其異類不後  
他人謹復陳集作軸新文重干清鑒馬卿室邇孔子墻高  
遲面莫由隳肝無所任重道遠方懷驥坂之長鳴一日  
三秋空詠馬嵬之清什知深可恃言切成煩幽谷未見  
於鶯喬曲沼空勤於鳧藻仰瞻几閣伏待簡書謹啓

為先革獻集賢相公啓

某啓某竊觀

集作觀

貞觀朝書伏見文皇帝因夢吹塵方

求風后于畋問卜始載磻溪事偉於王圖

集作塗

道光於

帝載下惟敷衽上則虛襟纏綿圖緯之前窈窕天人之

際崇基立極四足雖斷於神

集作巨

鼇開物成功七竅仍

沾於混沌禹羞乘輦舜耻彈琴白馬已見於將雛朱草

仍聞於滯穗共工蚩尤之革與二負同抱豕帚晉耳之

徒與七駟共御是以今上貽謀負扆相公以餘慶持衡

用十一德之資贊七百年之祚古猶今也仁豈遠乎伏  
惟相公日觀同光天球並價揚鋒露鍔則武庫常開散  
藻擣華則文星鎮見一言悟主三接承恩季孟伊繇友  
朋蕭邴漢皇發論十萬常愧於淮陰齊后推誠一二皆  
歸於仲父百度既已貞矣九流又復清焉墻東竈北隱  
淪者咸欲呈材猿飲鳥言僻陋者皆思入貢莊生獻臂  
揚子拔毛三百篇之詩更無諷刺二百年之史永絕譏  
嫌斯乃百代可知一言可集作蔽豈立錐側管可折齒

尋環巍乎煥乎盛矣美矣若某者剖

集作剗

心寡竅對面

多墻小比焦螟敢矜巢窟微同觸氏寧務戰爭徒以簪

紱承家階庭受訓堂中得桂已有前叨幕下開蓮仍當

後忝所宜結囊無咎綵服為榮絕方朔之上書罷襴衡

之投刺直以措心賢路誓志昌時既慕義無窮思有道

則見伏惟相公霧能蔚豹燔

集作雷

可燒龍為百氏之指

南作九州之木鐸任安彥國已在於廐中揚子馬卿並

歸於門下而猶飢渴未副影響無寧請客者不解衿綈

當關者空有皮骨此其所以淮山遠至漢棧斯來望姬  
旦之吐飡冀張華之倒屣以昇堂客衆擁筭人多苟無  
酸蔑之言難佐仲宣之陋今輒以嘗所著文若干首上  
獻伏惟少迴巖電微駐台星固無望於討論庶或觀於  
指趣儻蕭糧可刈菅蒯無遺蒙文宣一字之褒得玄宴  
三都之序便若神巫去癘司命添年禱祝之誠造次於  
是門遙閭闔路隔瀛洲於人世存思空移氣序以塵中  
仰望未見端倪希陪上士之流終預群仙之末祈恩望

德乃百斯生干冒威嚴下情無任惶懼感激之至謹啓

獻相國京兆公啓

前人

某啓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嘆以通性靈  
故陰慘陽舒其塗不一安樂哀思厥源數千遠則鄘邶  
曹齊以揚領袖近則李蘇顏謝用極菁華嘈噴而鐘鼓  
在懸煥爛而錦繡入翫刺時見志各有取焉某爰自弱  
齡側聞古義留連薄宦感念離群東至泰山空吟梁父  
南遊郢澤徒和陽春遊於自得之場實竊德音之選伏

惟相公既秉

康集作

大政復振斯文論風雨則秋杙

英華作杙

非

芬華語霜霰則春條零落發軔於風力解鞍於伊咎

宮商資正始之音寒暑協中和之序是故贄其纓拾俟  
被斧斤神氣雖怯於大巫名字願聞於下客舊詩一百  
首謹封如別延之設問希鮑照之一言何遜著名繫沈  
約之三讀干冒嚴重延望恩輝進退之間若據泉谷伏  
惟俯賜容納謹啟

上知已文章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

篇以為視聽之汙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

文粹作歌

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

罪言自艱難來始

文粹作以來

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

諸侯故作原六十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為反

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

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歷大起宮室

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常有耕田著書

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盡

集作深

窺古人得與揖讓笑

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納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髮齒甚壯異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瀆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惟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獻詩啓

某啓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  
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紙多自焚  
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為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  
鑄木鏤冰敢求恩知但希鐫琢干瀆尊重下情無任惶  
懼之至謹啟

上蔣侍郎啓二首

溫庭筠

某聞有以踈賤而聞至貴者古人之所譏笑有以單外  
而蘄末契者君子之所兢戒何則無因以至遽庸辨其

妍蚩豈有為而然曾不計於能否有詆嘲異狀詭激常  
姿希彼顧瞻斯為銜造則亦受嗤於識者見詆於通人  
者矣抑又聞三月而行士人之常準十年乃字女子之  
常期未為干世之心厥有後時之歎某尋常一作爵里  
謬詞盤盂離方遁圓因陋成寡亦嘗研窮簡籍耽味聲  
詩頗識前脩之懿圖蓋聞長者之餘論顛愚自任并介  
相忘質文異變之方驪翰殊風之旨粗承師法敢墜緹  
緗伏以侍郎弘繼濟之機謀運搜羅之默識思將菲質

來掛平衡遂揚南紀之清源謹効東臯之素謁越石父  
彼何人也夙佩遺文趙臺卿豈欺我哉敬承餘烈輒以  
常所為文若干首上獻

二

某聞朔禽遠雪海鳥知風苟曰舍靈咸思擇地况乎謬  
窺墳索常稟盤盂從師於洙泗之間摧跡於湘江之表  
能不成周問道先詣伯陽故絳侍言唯從叔向伏惟侍  
郎稟生成之秀窮先哲之姿言成訓謨信比暄燠某率

茲孤植緬彼單詩持擊缶之凡音嗣操琴之舊事於是  
持撾自警割席相徵味謝氏之膏腴美顏生之組繡勞  
神焦慮消日忘年雖天分不多尚慙於風雅而人功斯  
極劣近於謳歌頃常撰刺門人投書齊帥蒙垂盼飾致  
在褒稱既而文固求知神州就選遂得生芻表意腐蒂  
生姿永言棲託之懷不在翺飛之後今者商飈已扇高  
壤蕭衰楚貢將來津途悵望高堂有念末路增悲願持  
款啟之心先偵生成之施倘或洛陽仲鬻

仲鬻仲山  
甫之後

猶

記姓名建業張達方宏採拾則百靈斯畢一顧為榮謹  
以新詩若干首上獻延露蜚聲皇華下調有慙狂瞽不  
稱仁私無任依投之至

上裴相公啓

某啓聞効珍者先詣隋和蠲養疑者必求倉扁苟無懸  
解難語竒功至於有道之年猶抱無辜之恨斯則沒為  
癘氣來撓至平敷作寃聲將垂不極此亦王公大人之  
所慷慨義夫志士之所歔歔某性實顛蒙器惟頑固纂

脩祖業遠愧孔琳承襲門風近慙張岱自頃爰田錫寵  
鏤鼎傳芳占數遼西橫經稷下因得仰窮師法竊美篇  
題思欲紐儒門之絕維恢常一作帝典之休烈俄屬羈孤  
牽軫藜藿難虞處默無余徒然夜歎修齡絕米安事晨  
炊既而羈齒侯門旅遊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  
杜摯相傾臧倉見嫉守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  
意中傷直視孤危橫相陵阻絕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  
射血有冤叫天無路此乃通人見愍多士具聞徒共興

嗟靡能昭雪竊見玄宗皇帝初融景命遽惻宸襟收拭  
瑕疵申明枉結劉丞相尋揚優詔蘓許公潤色昌暮五  
十年間風俗敦厚逮及翔泳未安其所雨暘不得其和  
匹夫匹婦之吁嗟一聚一鄉之幽鬱欲期昭泰必仰陶  
鈞某進抱疑危退無依據暗處囚拘之列不沾渙汗之  
私與煨燼而俱捐比昆蟲而絕望則是康莊並軌偏哭  
於窮途日月懸空獨彰於豐蔀伏以相公致堯業裕佐  
禹功高百姓咸被其仁一物不違於性儻或在途興嘆

解彼右

一作左

驟彈劍有聞遷于代舍瞻風自卜與古為

徒此道不誣貞明未遠謹以文賦詩各一卷率以抱獻  
縑緗儉陋造寫繁蕪干冒尊高無任惶灼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投知一

為蘇令本與岑內史啓一首

上明員外啓一首

上許左丞啓一首

上郎都督啓一首

上司列太常伯啓一首

上李少常伯啓一首

上兗州刺史啓一首

上兗州崔長史啓一首

上兗州張司馬啓一首

為蘇令本與岑內史啟

陳子昂

某啟某聞子以母貴自古通方禮以親榮在昔恒理豈  
非奉上之道休泰必同膝下之恩親愛先及伏惟舅寵  
居密戚位列崇班實富貴於當今允尊榮於前代居得  
言之地據至要之途九族同欣皆憑於獎盼六親咸賴  
仰德於恩波莫不拂飾集作生其羽儀談薦長其光價  
某自惟末品忝在甥徒早蒙撫育之恩不殊骨肉之愛  
自痛無福家禍遂纏爰在孤遺載延慈眷愛同諸子禮

越常流遂得教訓成人策名從宦舅又曲垂顧念恩甚

庭闈渭陽之情實多荷戴猥以庸薄叨累周行自委質

戎班

集作昭

班集作昭名果毅經今一十三載

集作矣而竟

未一遷仰望儕流莫不皆居顯位旋觀時輩亦已再歷

榮班猥亦何人

集作獨

空嗟留滯雖命途乖舛良或甘心

然親貴盈朝豈忘提獎所以仰瞻恩惠不棄於踈微冀

降慈仁

集作流

有憐於孤賤伏願舅大弘收採之眷特垂

咳唾之恩矜憫小子使得官及朋友寵以親榮私門載

昌幽冥是賴豈不幸甚豈不幸甚無任企仰之至謹奉  
啓不宣謹啟

上明員外啓

王 勃

某啟側聞金烏聳轡俯圓燧而抽光瑤兔浮輪候方諸  
而吐液斯則洪纖異數冥符造化之津高下相懸精契  
陶鈞之表故知聲同義合存長幼於三州理隔氣殊置  
山川於一面神交可託風雲於杵臼之間道不虛行涇  
渭於簪裾之列其有跡申知己投爵里於思齊事迫當

仁抱龍泉而願割雖荆山已峻多輕抵鵲之珍而渤海  
方春敢進歸鳧之景伏惟丈人珠躔降德銑社抽英河  
岳縱其神器煙霞發其符采江東第一家傳正始之音  
日下無雙譽重名流之首三冬文史先兆跡於青衿百  
里絃歌即馳芳於墨綬彭澤陶潛之菊勝氣仍存河陽  
潘岳之花芳風遂遠榮加從袂一作袂上清蘭府之遊寵  
奪攀輪更掌蓬山之務麟圖緝諡定榮辱於三泉鶴閣  
一作裁書考薰藉於四部既鶴鳴雲路望偃朝端鴻漸

星臺俯詣僉議庶平譽號李宣伯之當官雅操繩時山  
巨源之稱職加以文場武庫發揮廊廟之師瓊樹瑤林  
寥廓風塵之表一丘一壑同阮籍於西山一嘯一歌列  
嵇康於北面詞條鬱霧遙騰駕日一作月之陰辨錡橫霜  
直上衝星之氣鳧鐘蓄韻聞片言而指掌鸞鏡懸心見  
一善而明目情源九派士流欣滿腹之期德宇千門詞  
人有庇身之望方當坐談帝席雄視羣公豈徒比跡天  
府雌伏郎官而已哉某崇徽啓緒盛德在家承太子之

仙宗析將軍之遠系朱輪在漢列高士於三台青蓋浮  
江扈平王於七姓遺風舊烈尚存清白之基祖德家聲  
代有縱橫之目及金陵東覆玉馬西奔髦頭傑起文儒  
繼出鳳鳴朝日森梢煙雨之標龍躍雲津盤礴江山之  
氣雖雄名雅譽隨朔野而揚聲而華冕雖軒比南風而  
不競陳太丘之積善羔鴈成羣謝車騎之餘芳蘭蓀不  
替趨庭洽訓共歌朱萼之篇避席承觀猶守青箱之業  
嘗謂酣神北阜藉春渚而忘歸動影南樞坐秋山而長

往不意蘭皋獨嘯輕交委鶴之書芝澗行謠坐辱飛龍  
之使年殊賈誼仰宣室而方同業謝劉繇俯長途而遂  
惡塞上浮雲之跡空倦吳山隋侯明月之珠終悲暗室  
豈不知拂衣長謝林泉多倦一作俗俗之因安枕有餘廟  
堂非養高之所松楹坐月臨黛壑而遐征桂席攀風俯  
青嶠而自足而欲俛首屈膝逡巡多士之林弔影慙魂  
骯髒文昌之府徒以牛蹄已倦臨文壑而驤鱗羊角可  
逢想高衢而撫翼叅名國士方叨智伯之恩揮迹奉常

冀雪公孫之恥識正平於處士雖在孔融期仲容於望  
外終資許允猶恐先馳折翮頻驚鷓鴣路之風再舉枯鱗  
空擊龍門之水丈人借以顏色資以恩波垂雅契於長  
年叙情交於累代情加倒屣知步頃之生光禮極昇堂  
覺聲名之有地是用俯抽丹思上瀆清顏鏤殊獎於肝  
膽銜德音於咳唾懦夫增氣先歌易水之風壯士投心  
思赴吳宮之火思崇命淺瞻呂梁而可泛山高海深涉  
孟門而何險謹啟

上許左丞啓

某啟自違阻息華嬰纏風恙守愚空谷歛跡仙臺同衛  
玠之虛羸談非正始愧劉楨之逸氣卧似漳濱朝野既  
殊風猷遂隔望芝蘭之漸遠覺鄙吝之都生所以暫下  
松丘言游洛邑永懷前倦疑逡巡元禮之門延首下風  
匍匐文章之府實願稍捐人事少奉清言質儒釋之幽  
疑訪空玄之極境願聞者道敢披江海之心所進者榮  
非慕軒裳之重雖齒絕位殊空塵左右而道存目擊豈

隔形骸輕陟階堂伏深悻越謹啓

上郎都督啟

某啟某聞古之君子重神交而貴道合者以其得披心  
胷而盡志義也是以叔牙苟在管仲分多而不貪無知  
尚存陳平受謗而非罪何則達其趣者能申其迹收其  
大者能讓其細也今某東鄙之一書生耳少懷耿亮頗  
慕高烈俛仰相得則屠博可遊造次不諧則軒冕異路  
蒙君侯國士之遇受君侯長者之禮繼繼談謔殷勤誨

誘今有情而不告是不盡也有窘而不託是有疑也將  
恐季布無侶於後葉孫贖獨稱於前古嗟乎可以竭誠  
矣敢不盡言乎勃家大人天下獨行者也性惡儲斂家  
無擔石自延國譴遠宰邊隅常願全雅志於暮齒揚素  
風於下邑而道里曼遙資糧窘鮮秩寡鍾釜債盈數萬  
此某所以側目扼腕臨深履薄庶逢知己之厚以成大  
人之峻節也古人有言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又曰  
損有餘補不足於君侯何如哉然則定其交而後求敢

無愧已易其心而後語夫何飾讓賑給之義既惟其常  
厚薄之差伏希俯訪輕塵視聽伏增兢惕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  
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集作仲由乎知己故彫其樸

嶧陽

集作嶧

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

明常伯公儀天聳幹

集作構

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

四紀而䟽派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山

集作函谷誕真人之秀本支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

黃石授帝師之畧德攸集作天縱白雲集作降王輔之

精至若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疏四瀆集作

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巖辨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

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談叢絢春華於詞苑辯河飛

箭激流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激驪龍之穴是用

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集作鵝池映桃花而曳

綬既而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燦離光於青殿

代工天府明台曜於紫宸綜理玄風燮諧元氣含暉禮  
閣皎愛日以流光散作彩文昌映德星而開照若乃  
識度弘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於厚土惠和忠  
肅玄功格於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慙其保乂舉  
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華炫金波於靈府冰壺徹鑒  
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瀾盧毓罕窺其術故使  
妍蚩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叙折  
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

分庭讓士虛右

集作席

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於蔡席一

言合道接然明於鄭階賓王蓬廬布衣桑樞韋帶自弱

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祈

集作期

聞達上則執鞭

為仕王庭希干祿之勞次則捧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

願

集作祿

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

集作藏

進殊巧宦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而

集作

以上馳邈焉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晦幽

集作名

跡於渭濱

抱甕灌園絕機心於漢渚幸屬乾坤貞觀烏兔光華嵩

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欣預比  
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於是竭來甕牖利  
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秀

集作願

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姿誰為容於左右明公惟幾成  
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駘足踰於仙鹿片言之重魚目  
軼於靈虵庶望顧免離集作羅非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  
礎霈甘雨集作澤於堯雲則膾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膳  
後之豕翻化龜於魯津趨拜階庭集作拜伏階增其水谷謹

啓

上李少常伯啓

賓王啓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為爐混萬

物於

集作  
為

芻狗然則璧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玉燭平

分猶

集作  
獨

翔寒於黍谷是知隆汙遞

集作  
迭

襲榮賴相仍

集作  
循

得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伏惟

集作  
以

君侯䟽乾激

派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橫基鵠翅峙蓮花之岳

集作  
嶺

曜重輝於若月炳疊彩於非烟至若瑞動赤光著元勳

於東漢烽驚紫塞宣武功於北征奕葉龍光蟬聯龜組  
德攸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叶神光黃石授帝師之  
畧故得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  
矯翰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  
度於是九重銜紱昭星彩集作影非於宸維四達埋輪震集作

振霜威于

集作於

權右加以分庭讓士虛席

集作坐

禮賢片

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記許顧榮以南金某蟠  
木朽株散樗賤質牆面難用灰心易寒集作然退無毛薛

之交進乏金張之援瑰然獨處

集作居

一紀于

集作十

茲

矣然而日夜相代歎

集作笑

溝壑以

集作之

非遙貧病交侵

思薜蘿而可託常欲乘幽控寂追綺季於青山樂道栖

真從魯連於滄海幸屬舜門廣闢漢幣交馳遂得佇嘯

高丘應箕文而動韻聆吟大野浮良爻

集作軸

以流陰將

恐在藻織鱗終絕

集作寡

登龍之望槍榆弱羽徒仰搏鵬

之高所覲曲逮恩光滋餘潤於東里襲承道

集作遵

引託

輕葛

集作夢疑作蔓

於南穆撫已多慙覘躬彌懼

集作躬增懼

謹啓

上兗州刺史啟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絕塵之跡時逢和氏荆山有連  
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  
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  
公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姿集作岳立表秀干雲霞煥

霜飛瑤貞鏡鑒

集作霞煥霜  
霏澄虛鑒物

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

擁熊蓋

集作  
軾

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坐堂敷惠恩

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言晨烏外勗

九農內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誤

示二字集作設蒲鞭之耻發集作立言唯信結集無結字控竹馬之

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還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

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

帷廣聽穆薰風以集作而扇物飛集作嚴霜秋降叶隼擊而

防小人零雨集作露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風革

俗集作必有勇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高集作齊芳猷勝於萬

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虛凝穆松風於

智府研機十篋探賸九流縵綺集作翠萼於詞林粹仙葩

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漱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連集作

鱗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提不

倦懷經味道之客望範圍以駿奔兼流包畧之夫窺義

園而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泥

沙許公明於一驥某淹中故俗休列朴厚之清集作弘規

稷下遺氓祇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縑緗每蟋

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翠集作碧蒲於翰池

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

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謠扣角

之詞奮短翮於榆枌集作希高標之餘拂躍纖鱗於涓

滴望鴻澤集作浪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翦拂增價則鉛

刀起一割之用跋鼈致千里之行是以集作竊混吹於

齊竽濫飛聲於郢唱集作路抱山鷄而自恧顧遼豕以多

慙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啓

上兗州崔長史啓

側承鄧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蛇跡籟集作躡雲之

轡載馳然則激湍

集作瑞

侵星佩潛蛟於壯武騰鑣歷塊

騁蹠駿於咸陽且煦轍波鱗側羨鼇潭之躍觸籠雲翼

局望鵬隅

集作田

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揆白水之詞

漢境朝趨車候驚拂塵之思伏惟某公騰瀾浴景濬靈

派以含珠擢榦梢雲翊淮巖而聳桂崇基疊秀匡霸道

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威偉龍章之秀質騰孔

雀於

集作

觴年叶鳳彩之

集作

英姿辨蟾精於弱歲

集作

日靈臺宏遠聘霄練於霜潭策府幽深絢朝虹於璧渚

心波湛漢詠魄曜於黃陂情岳干天韞集作韞風雲於稽

嶽龍津共濟競忻登御之車蕪室欽賢必攬集作攬澄清

之鬱鬱文條而耀彩藻逸潘花曠詞峯而銜價光浮衛

玉然則昆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

之響是以佐龜陰而演化務肅萬城集作萬城翼集作翼麟壤

以宣風恩覃千里徽猷克著逾盛德於休徵聲績聿宣

軼規模集作規模於恭祖佩呂刀而紹美旨集作旨贊褰帷之

遊屈龐驥而流芳

集作未仲

將叶順風之問

集作將

將騎

加以

側階引彥鑒宋

集作宋

子之微言倒屣迎賓辨王生之雅

量故使圓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於

幽石某瓶甯小器鷓蚊末品斜帶嶧梧戢晞陽之厚德

旁隣汶篠慕貫時之貞勁直以容膝一丘曲阜之瓢遽

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勞擔石厭於糟糠負薪疲於

短褐然則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己之方弋志書林咀

風騷於七畧耘情義圃偃圖籍於九流洒惠澤於陽波

集作渥  
於羊波

屢泛文通之夢峻曲岸於鶯谷時遺公叔之冠

雖不能縱逸韻於霜臯喚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

芬於露薄垂薰有十步之芳而乃忽迹魯鴻悲荆山之

抵鵲遙鳴韓犬歎稽阜之橫梁方今玉管

集作琯

躔秋金

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素林反鴈候朝陽

集作

潮而低舉羸金味道之子候纁帛以彈冠屑玉含毫之

人望弓旌而踧

集作翹

足竊不揆於庸識輒輕擬於揚庭

所冀恩波時流

集作留

咳唾儻蒙

集作能

分其斗水濟濡沫

之枯鱗惠以餘光  
賑孀居集作之寒女得使伏櫪  
駑蹇

希駢駟

集作駢

而蹠足竄棘  
翩翩排鷁鸞而刷羽則捐軀

匪恡碎首無詞  
雖復投報揚金君子以之貽惠集作効

誠魏草小人  
知所懷息輕瀆威嚴懼深履尾  
載塵聽覽迫甚蹈冰謹啓

上兗州張司馬啓

某啓竊聞網澗緝裳  
係指雲於偃蓋排虛止棘  
附絕電於織離然則左右  
為容鏘金有階於蟠木無  
因而至按

劍致懼於連城是以賃牘干榮發仗資於禽息求光抱  
燧束髮濟於于髡伏惟某官瓊峯聳峭儼曦觀而爭峙  
瑤派驚瀾泝天潢而比濬漢臺引路夕翊浮雲之陰晉  
閣垂璫朝瞻文星之苑劍池濯彩耀震德於渥津弱水  
摘祥炷離精於丹穴辨懸瞳於朗鏡肇自鐫年對似魄  
於虧陽光乎弱歲言阿一作辨言激箭浴紫貝以飛湍情岳  
驚峯蔽丹霄而傑峻文條擢秀馥長坂之幽蘭筆苑揚  
葩騰小山之丹桂松飈結韻縉紳藉以雌黃品電流光

通賢資其月旦於是佐褰帷於魯甸威讐列藩匡露冕

於梁陰恩覃絕境緝諧鱗疑作鱗甸下白鶴於仙庭輔弼

晃郊重黃金於帝里加以獎拔幽滯汲引英髦錫以吹

噓暖燕郊之陰谷延之顧盼燭漢圖之寒灰某篠派庸

微祠巖賤伍託根鄒邑時聞闕里之音接開雩津屢聽

杏壇之說加以承斷織之慈訓得銳思於書林奉過庭

之嚴規遂容情於義圃方欲閉門却掃養拙以終年幽

遁鑿杯甘貧而卒歲直以栖遯五畝獲鷓鷯之數粒蕭

條三逕匱侏儒之斗儲雖則放曠林泉頗得閑居之趣  
而乃寂寥蓬戶惟深色養之憂是以望檄動容慨南陽  
而聞寂祈名夙駕嘆郢路而依遲方今涼秋屆節嚴飈  
扇序衡陽極浦振朝音於負霜寒臯迴甸驚宵吟於靜  
野弓旌之禮斯及辟聘之際是期不揆庸愚輕斯自銜  
所冀分其末照惠以餘波得預觀光全由咳唾倘雲鑣  
釋綫申其漱玉之音霜匣開輝照以盤蛟之影則陰山  
之雀敢懷食藥之心漢東之蛇期致投珠之報不勝窘

迫之至謹啓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

五十九至  
六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投知二

上齊州張司馬啟一首

上廡察使啟一首

上瑕丘常明府啟一首

上梁明府啟一首

上郭贊府啟一首

與湖南李中丞啟一首

上大理崔太卿啟一首

上齊州張司馬啟

駱賓王

某啟昔者薛邑聞歌揖馮謖於彈鋏夷門停

命集作

駕顧

侯羸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戴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

忘筌貴乎得魚是以挹

集作揖

蘭言於斷金効

集作交

蓬心

於匪石庶清音動

集作默

聽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

成風於郢匠伏惟司馬公疏源白水浸地軸以輪波纂

慶黃軒感星精而誕命綴珠華於七曜聯玉葉於五雲

至夫神石呈

一作稿

祥靈鈞

集作鈞非

表貺千年馭鶴振仙駕

集作

於帝鄉七葉珥貂襲榮光於戚里固以紛綸國牒

昭晰家聲洎乎鹿走周原相

集作輔

秦圖以興霸蛇分沛

澤翼漢運以基皇常山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

桂馥羽儀百代掩梁竇以霞褰鍾鼎一時單素楊而岳

立固

集作故

得重規遠鏡湛月路以流清茂趾

集作社

遐鋪

架雲門而擢秀公飛英鳳穴藻五色以凝華顯曜驪泉

集作類

含九重而流

集作毓

潤風情踈朗霜明月淨

集作湛

之姿氣骨端嚴雪白冰清之槩若乃性符神授道擅生

知挫三端於情峯朝九流於學海博聞強記辨晉國之

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潤驚瀑布以飛

瀾文江澹清含濯錦而翻浪鬱槐市而以增茂穆蘭

室以流芳於是祥其作翔鱣應符觀光上國飛龍成卦利

見大人搏羊角以垂天展驥足而騰景翼化二其作藩即

挹敬祖之清廉光贊外臺陳君回之亮直推公平而折

獄磔鼠謝其嚴明擁端慤而行仁化蛇慙其智勇加以

清規日舉湛虛照於冰壺玄鑒露凝朗機心於水鏡謙

光自牧恭已愛人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

許顧榮於南金但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進不能握蘭

分竹縮銀黃於雲臺退不能絕粒茹芝煉金丹於地肺

而出沒風塵之內漂淪名利之間知集作遊無毛薛之交

仕乏金張之援塊然獨居集作處者一紀于集作於茲矣然

而日夜相代想集作恐溝壑之非遙貧集作窮病交侵思薛

蘿之可託尚欲乘幽控寂集作常願處幽棲寂追夏黃於高山樂

道栖真從魯連於滄海豈圖語默易與心跡難并集作逃

陟

集作從

橋之恨愈

集作逾

深攀桂之情徒結是用絕心

集作

深乾沒耽閔丘墳謁子將於南荆訪康成於北海西遊

梁益効

集作仰

司馬王楊之風東入臨淄慕淳于管晏之

智瞻言前古徒欲思齊俯惟當今空勞懷刺不意雲浮

礎潤霜落鍾鳴揖郭泰於虛舟有道斯世賞醜明於撤

俎盛德猶存雖雅調清歌誠寡和於郢路而庸音濫吹

竊混奏於齊竽輕課撮囊揄揚盛德庶幾金波離畢零

陵之石自飛瑤光建寅蕭丘之火暫藝學慙麟角德輕

集作類

鴻毛愧汗如漿憂心若厲謹啟

上廉察使啟

賓王啟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

書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

迹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栖魂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息

集作

暢慮敢用披丹伏惟某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基

疏金闕架飛岳以韜雲泊乎鹿駭周蹊

集作鹿走周原

霸燕圖

於即墨蛇分沛澤封漢爵於華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

炳靈丹穴習

集作裝

吉黃裳若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

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山辨練光於曳

集作亂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翰林絢

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照月旦於雕談素論凝玄開夜

光於妙辯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鵝池絢

桃林

集作花

而曳綬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標離

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神

集作名

耀於紫宸故得龍綉垂

光戢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連陰賓王大塊

流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而以集作流祥江使

負圖上

泛集作

青蓮而薦兆薰風廣扇聖日多

揚集作

暉進

不能高議靈

雲集作

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

揖箕穎之餘芳而出沒風塵漂

湮集作

淪名利十年無祿

集作

萬里惟桑既而日遠長安處蓬門而西笑雲飄吳

會追松江

松浦集作遙

以南浮冀塵跡於丘中絕漢機於俗

網獲承歡於膝下馭潘輿於家園不悟地絡遐張維白

駒於空谷天羅迴布弋黃鶴於高雲顧已以駕鈍合

集作

並從媒銜力農賤事未免東臯之勞反哺私情遽切南

陔之詠少希顧復敢

輒集作

布懇誠雖噬指

臍集作

思歸空

軫倚閭之望而鬻臂求仕非圖高盖之榮明公資孝履

忠恕已及物惟幾成務論道經邦庶得顧免離箕

星集作

動清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霑甘雨於堯雲則白羽書生

自銘恩於食稻黃衣童子將賽德於食花拜首迴惶傾

心虔竊謹啟

上瑕丘韋明府啟

賓王啟側聞觸籠戢翮負垂天而跼形伏檻羈蹄望絕

塵而跪足故以遊蓮綫網

集作  
過綫

悟宋玉疑於嬰羅在藻

迷波顧蒙莊於煦轍是以臨淄遣婦寄束緼於齊隣邯

鄲下客効處囊於趙相伏惟明府公締跡

集作  
址

瓊峯靈

丘

集作  
岳

蔽丹青之景圖基珠浦

集作  
溜

神派

集作  
流

沃清漢

之波玉札飛文綜宏詞於楚傳

集作  
博

金籟緝藝味玄

集作

雅道於扶陽孕蘭畹而生姿澧灞踵高門之慶產銅谿

而寫鏜荆藍資象緯

集作  
德

之禎早

集作  
幼

辨羝羊演飛龍

之秘策夙談孔雀對家禽之麗詞赤野浮炫價之光珠

胎榮色丹穴陪來儀之迅鳳姿含影靈襟轉壁詢逸照

於蘭池神府驚頻韻清音於桂浦談叢散馥韜餘芳

集作

輶餘於九蘭筆海飛濤駭洪波於八水於是綰銅麟甸

氣

製錦鳧郊化浹下車恩孚攬轡德聲洽詠仁風飄十地

之雄道化徧謠惠露洒三天之渥狎中牟之馴雉豈懼

驍媒驚重泉之瑞鸞非關照舞雖則塵飛范甑垂銀有

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密絃烹雞屈函牛之量加以招携

白屋勸誘青衿延張必於驚輪引王終於倒屣遂使漱

流逸客望驥足以雲蒸栖泌遺材

集作才

款龍門而霧會

賓王緯蕭末品拾艾幽人寓跡霄壇挹危直之秘說托

根磬渚戢戰勝之良談

集作園

幸以奉訓趨庭采

集作來

情

田於理窟從師負笈芸性織於書圃

集作林

至於九流百

氏頗綜緝於

三字集作忽其

異端萬卷五車亦研精

集作乎

其奧

旨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栖遲一丘鳴絃而卒歲

以糠蔬

集作糟糠

不贍甘旨之養屢空輦筥無餘

集作資

朝夕

之歡寧展是以祈南陽之捧檄擬毛義之清塵思魯國

之執鞭蹈孔丘之餘志屬以商

集作  
蔡

秋應節素

集作  
鴈

序

戒時颯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紺漸歇寔合毫振藻

之日

集作  
際

搞經析理之期不揆雕朽之材竊冀遷喬之

路輒祈泛愛輕用自媒倘荆璞無致於見疑

集作無  
見致疑

夜

光不逢於

集無  
於字

按劍則沉骸九死終望銜珠殞首三泉

猶希結草載塵清覽

一作  
鑒

矚影外驚

集作載塵清  
矚踞影外懸

冒黷

威嚴循心內駭謹啟

上梁明府啟

賓王啟竊聞薛邑聞琴揖馮設於彈鈇夷門佇駕顧侯  
羸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載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  
筌貴乎得魚是用挹蘭言於斷金効蓬心於匪石庶清

音動聽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薰風於郢匠

以上  
與上

張司馬  
啟同

伏惟某公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

源驚濤疏釣鼉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張以騫翥三  
主七公卓袁楊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湛月露以流清

茂趾霞鋪駕雲門而擢秀若乃博聞強記辨晉國之黃  
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迴驚瀑布以飛瀾

文江澹虛涵濯錦而翻浪

自單棗楊至翻浪七十  
七字與上張司馬啟同

於是

功超食跖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孤鸞之舞影鳴琴動  
操叶馴暈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隣佐皇華而省俗居羣  
不器扈輶軒而觀風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自弱齡植  
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祈聞達始則執鞭為仕帝里  
希干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庭無代耕之樂然而忠

不聞於十世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進殊巧宦搏羊  
角而遐翥浩矣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馬難託實欲垂  
竿投餌晦名跡於渭濱把甕灌園絕機心於漢渚辛屬  
乾坤貞觀烏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  
色雖無為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耻作歸田  
之賦

從有弱齡至之賦一百五十字與前卷上太常伯啟同

明公顧盼成飾咳唾

為恩漏微潤於江波流末光於隣燭幽禽栖木侶丹山  
於帝梧鳴石浮川應黃鍾於仙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

謹啟

集載此篇題目同而詞有詳畧異同今錄于後某  
啟昔者聞歌薛邑賞彈鈇於馮諷佇駕夷門揖北  
關於侯子豈惟成風之斷妙思通神流水之經清音入  
聽况夫志合者蓬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某公  
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鷺濤疏釣鼉之  
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褰三主七公草萊揚而  
岳立於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水鏡澄湖照翔鸞之舞  
影鳴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隣佐皇華而  
撫俗君子不器危輜軒以觀風某蒲石播遷聲嚮蓬轉  
不叶十室無專一經攀驥逸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公  
顧盼成飾咳唾為思庶微潤於江波冀末光於隣燭使  
幽禽遷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鍾於仙管敢  
布心也詎能  
望馬謹啟

上郭贊府啟

賓王啟側聞樞精嘯谷韻清籟於驚蘋震德昇乾變玄

枝而布族雖涸鱗濡沫終缺望於鯨潭

集作波

而洗羽槍

榆頗思遷於鶯樹伏惟贊府公瓊階

集作基

疊秀積珠構

於三龍玉幹驚華瞻瑤林於八桂仙飛有道滎河泛高

尚之舟德驗通神靈策洞幽冥之境產耶谿而濯質鍾

鐔廓豐匣之姿孕鍾嶺而飛華虹玉絢荆巖之氣松秋

表勁翊頰霞而挿極荆晚馳芳涵清露而凝

集作注

沼鑿

懸龍鏡朗逸照於咸陽韻入鳧鍾驚洪音於長樂心源

泛藻控鰲壑以朝宗情岳披蓮掩龜岑而作鎮惠牛曜

辨驚荀鶴於談叢楊鳳摛文詠鄒龍於筆海故得佐銅

章於磬渚側扇文鯨之風貳黑綬於桐郊潛誘祥鸞之

化絃揮單父弼清韻於嵇琴乳集作化狎中年翊馴翬於

潘雉加以延賓致驛接士式閭集作廬採援芻微邁欽賢

於司隸提獎幽滯軼取俊於淳于賓王甕牖輕生席門

賤品幸得集作以叅名比屋悅集作稅非康衢以自悟預迹畊

夫集作耦耕欣日出而知作且集作又以家傳素業弋書林而

騁志少奉庭訓某作馳文圃以游蒐某作踐文固以魚蒐至於標

卷青箱頗側探其奧旨竹書石記亦幽求於異某作源其遠

雖未能響某作徹帝門某作聲馳宰府而頗亦見推里

閑譽泱鄉閭方今銀箭躔秋金壺應節吮墨翅足希造

杖某作期某作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橫經而某作重席不量

庸昧竊冀揚庭伏乞恩波暫垂迴眄倘使陳留逸調下

採柯亭之篠會稽陰德流某作眷餘谿之蔡則迴眸之

報不獨著於前龜清亮之音詎專聞某作於往笛雖某作

滄溟遠量敢

集作永

不媿於牛涔而嵩岱洪恩終惜酬於

蟻穴

集作蛭

輕瀆

集作宣

視聽戰警誠深

集作憂

猥黷階庭

兢惶交集謹啟

與湖南李中丞啟

柳宗元

宗元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前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

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

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為非斷而言之則列

子獨往

某作  
任

之士唯已一毛之為愛故遁以自免孟子

魚濟

蜀本  
作愛

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今某處

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

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為貪陵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

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

所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

為工無貨

集作貨

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

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

集作示

君子之

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謹啟

上大理崔太卿應制舉不敏啟

宗元啟伏聞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扣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濶

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某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

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

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

集作  
于

歲時然而未能極聖

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縫掖曳大

帶遊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

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載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塗仰

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首絕望甘以沒

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

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聽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不料也某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

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

者遂排退

集作  
遂

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

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  
有專遠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  
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  
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  
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  
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

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亦集無此字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求之下者不

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位豈容易而收哉而某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塲應對刺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附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過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

居竊感苟瑩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過我之報  
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  
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謹啟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

宋 李昉等 編

投知三

上杜司徒啟一首

上淮南李相公啟一首

上門下武相公啟一首

上李相公啟一首

上宰相求杭州啟一首

上宰相求湖州啟三首

為堂兄慥求澧州啟一首

上杜司徒啟

劉禹錫

某啟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  
疎久而猶註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  
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  
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  
容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歆集作欣然感生尋  
省遭罹萬里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  
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况承慶宥期以振刷方  
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葦萬族咸悅

獨為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  
側聞衆情或以哀歎某材畧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  
孰肯留念六翮方鍛思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  
於煨集作  
仄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啟

上淮南李相公啟

某啟某聞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謗如川  
巧言竒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咋舌兢兔分  
終裔壤豈意天未勦絕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剝極之際

拔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昌言危心鍛翻繇  
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  
竊抃積于窮年化權禮絕孤志莫展今幸伍中牽復司  
存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  
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眊謠  
俚音可儼風什伏惟降意詳擇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  
留後行謹奉啟不宣謹啟

上門下武相公啟

某啟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賜衣服繒綵  
等雲水路遙緘滕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懷

熙如陽和列在緬

某作  
湘非

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驛

思若待穎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銳求國楨念外臺報  
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昇黃樞羣情合

符和氣來應况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叶台座之精膺俊

傑

某作  
材

之數談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皆

由儀人識所措某久惟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悅之

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絕椒蘭之  
嬖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  
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蠻貊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  
類之中又尋牽復項在臺日獲奉準繩指吏途於按讞  
遵文律於章奏藻鑿之下難逃陋容炎涼載移足見真  
態自違間左右沉淪遐荒歲月滋深艱貞彌厲緬思受  
譴之始他人不知屬山園事繁屛懦力竭本使有內嬖  
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碍關東城社之勢

亟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因事闕寧虞謗  
逐跡生智乏周身又誰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顧遇之  
重高邑公夙荷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顛白無自蓋  
以永貞之際皆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黨錮  
亟形話言自前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愍重傷  
伏遇相公秉鈞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  
朝無錮人大治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  
羣螫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

期伏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迴一瞬之念致再造  
之恩誠無補於多士某作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  
任懇悃之至謹啟

上李相公啟

某啟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  
廢錮慙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  
之道廣錫類之仁遠聆一言如受華袞自不窺墻仞九  
年于茲高卑邈殊禮數懸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

伏以相公久以訃謀參于宥密材既為時而出道以得  
君而專令發於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強仇者  
自納於軌物困杼軸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  
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  
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  
近之親為學集作何為苦心本求榮養得罪由已翻乃貽憂  
捫躬自劾媿入肌骨禍起飛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  
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

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  
蟄言出口吻澤濡寰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骨猶掩哀老  
以出幣慙窮而開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  
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  
知恩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  
理為永廢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  
孔悲腸迴淚盡言不宣意謹啟

上宰相求杭州啟

杜牧

某啟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

英華作二

十間支屋而已長

兄慥罷三原縣令閑居京城弟顛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某微官以為喉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微

某作誠

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

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為朱馬，縵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以活家命，以為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復相國之子，必欲次第敎用。子今復求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惟乎？某答曰：是何言歟？某惟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戶十萬，稅錢五十萬。

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朝廷多用名曹立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而為之某官為外郎是官為未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為政無所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惟超顯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於樹杪覆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疏血誠上干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援拯

悽悽丹懇不勝惶懼懇悃之至謹啟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某啟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為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答曰某雖不學

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全

某作多

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

名卿懇之以為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為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公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近者澶王傅李凝為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

人曰盧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為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為例乎况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求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二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為之十萬戶州天下

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  
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第顛世胄子孫二十一舉進士  
及第嘗為上裴相公書道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  
遷能為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  
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為浙江西團練使巡官李  
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顛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  
蒼黃集作惶中言於親曹官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  
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顛客居

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顯謝曰苟爽為李膺御以此顯名  
今受命為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  
願仕宦牛公歎美之聰明雋傑非常人也某自省事已  
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顯比者今  
有一兄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  
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  
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  
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

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號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  
重足及軒闈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憫之至謹啟

第二啟

某啟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  
已去元和末酌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  
十徙其居奴婢寒餓哀老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  
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歎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  
苦無所容庇歸死于延福私廟支柱歌壤而處之長兄

以一驢游丐於親舊某與弟顛食野蒿雀寒無夜燭點

念

某無  
念字

所記者凡三週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

皇帝改號初年某為御史分察東都顛為鎮海幕府吏  
至二年聞顛病眼暗無所視故殿中侍御史常楚老曰  
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劍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  
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  
石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  
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金針旁入白

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  
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  
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某  
載病第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  
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腫子中脂色玉白  
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  
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  
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顓

決執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然  
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  
不效五年冬某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顛西歸  
顛固曰歸不可議俟允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  
允慥自江守蘄某與顛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却歸京

師明年正

集作七

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詣今虢州庾使君

問庾

集作使君二字

眼狀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

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其

集作

有術深

甚集作

妙似石不及某常病內障愈于周手豈少

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卑詞致周至斬周見  
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  
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  
某未之知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  
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都為天  
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  
久安之計冀有所遇其年秋顛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顛

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

而西臨岐與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

食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母弘者人言異

人能愈斯集作異疾忠州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

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

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

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一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

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啟乞守錢唐蓋以私懇有素非

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其聲音

不復知某髮已半白顏貌衰改是某今生可以見覲而

覲不復能

集作能復

見某矣此天也無可柰何某能見顛而

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

集作懸非

在相公若小人微懸終不

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

弟終無相見期况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

復困於衣食即海內言窮苦人無如顛者今敢以情事

再書懇迫上千尊重伏料仁旨必為憫惻然某早衰多

病今春耳聾積四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  
如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  
謝之候盖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  
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  
蒲柳松柏同也某今生四十八年矣自今年來非惟耳  
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羣衆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  
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然不能自解此無  
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乘見親舊

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况某早衰敢望至  
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  
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  
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  
惟仁憫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某欲見病弟之志一  
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別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  
私事及政事堂啟于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俟  
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啟

第三啟

某啟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長啟干  
瀆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歎精誠不能上動相公  
不遂私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  
業今者不復西歸遂為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  
強近救援庇借歲供衣月給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感  
感多感無樂生意况乎為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  
俸祿乏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

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陵鼠侵又不能  
制止所可仰以為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史耳復有衣  
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闕欲其安活而無嘆吒悲恨不  
可得也去歲伏蒙思念出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  
更與一官必任東去某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  
塵視聽今自勲曹擢為廢置在某更授一官已榮遇矣  
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累得來書告以  
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為酸鼻況於某心豈易排遣今

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  
特賜比擬某伏念骨肉悉皆早哀多病常不敢以壽考  
自期今更得錢二集作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  
死死亦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  
遂也不遇知己豈得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伏希殊  
造或賜濟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謹啟

為堂兄慥求澧州啟

某啟庫部家兄昨者特加獎援却忝班行實以聽聞稍

難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沮口草市絕俸已是累年  
孤外生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  
粟萬藿纔及一冷伏蒙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授以  
涔陽話於閨門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主蔚為元  
勳恩隨風翔德與氣游雖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  
及罔不得宜伏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不替伏  
恐機務繁重不時記憶心迫情切輒敢重干尊嚴戰汗  
憂惶伏地待罪謹啟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